远古乐器“管”哪里去了？（六）

——兼议贾湖出土骨质斜吹乐管的称谓问题

文/王秉义

（接上期）

《尔雅》音训实为纲 千丝万缕目自张 “古管”神奇何处觅 翻山越岭走边疆

《尔雅》训“管”，其异名早已淡去；而音训之精髓，却远播西域。笔者发现，在《尔雅》这部我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训诂学专著里，竟然蕴藏着有关管文化惊人的语言学密码信息。据考证，此书大约由战国末期开写而成书于秦汉之间，基本上可以排除曾受某些汉儒“以意解诂，未得其真”的谶纬之风影响。作为史料，其参考价值较汉说为高。该书“管”条，文字虽简约，然而内涵深厚，很值得品味。

《尔雅·释乐》谓：“大管谓之篰（读jiāo，交，几妖切），其中谓之篞（读niè，捏，《玉篇》奴结切），小管谓之篎（读miǎo，秒）。”引黄侃著《尔雅音训》曰：“案大戴礼少间作琯、周颂、则兢作筦。俞蔭甫说、嚻篰並取义於喬、孙注嚻、篰也、喬、高也、李注篰、高也、然则篰亦喬也、後世以其言磬、故加殸、言管故加竹耳。舍人读篞为黏、故云篞密也、说文黏、黏也。篎之言纱也、眇也、广雅纱、微也、说文眇、一目也、管小谓之篎、犹木少谓之杪、禾芒谓之秒。”[33]

《尔雅》所训大、中、小三管之称谓，古代音乐典籍中仅此一见。自秦、汉发生乐器层面的文化断层之后，由于古“管”在上层主流社会乐事活动中销声匿迹，这些异名亦随之一同淡去。两千多年来，该器在人们的印象中早已变得十分模糊。原先，我们大家都以为它早已是一个“名存实亡”抑或“名实俱亡”无形可寻的名词了。然而，受“贾湖骨管”“伶伦律管”的启迪，通过信息的传播，人们发现，今天生活在我国新疆帕米尔高原一带的塔吉克族呼之为“奈依”；柯尔克孜族称之为“却奥尔”；蒙古族呼之为“楚吾尔”；哈萨克族取名“斯布司额”等，这些仅有三孔的异名同形之器（汉译名，统称“鹰骨笛”，简称“鹰笛”），除材质、结构、吹法等均与贾湖骨管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一致性外，尤其是透过对《尔雅·释乐》所训注的几种“管”名对照，笔者注意到，它们彼此之间在语音音节的构成上竟然蕴涵着紧密的然而又是一些专家、学者通常不曾留意的语言文化密码信息。

吹鹰骨笛（图片来自网络）

在稽考过程中，笔者从语言音韵学的角度着眼，对现今全国某些地区、某些民族尚存的此类“斜吹”管乐器之器名做了一番比较研究，惊异地发现，新疆地区塔吉克族的“奈依”（nei）或称“纳伊”（nai）的语音，竟然与《尔雅·释乐》“管”条之“其中谓之篞（niè，捏）”的谐音极

为相似。无论“奈”“纳”，还是“篞”，在上古音系其声母均属“泥母”范畴。它们的发音方式亦存在高度一致性，即同属鼻音。若将《尔雅·释乐》之“中管‘篞’”音缓读，则可发现它们之间属于近关系。不仅声母完全相同，韵母亦较为接近（涅声中古屑部，上古元部四等入声，主元音各家不同，但均与a音相近），具有谐音通假的条件，在以往久远的岁月中，其韵腹或韵尾产生微小的衍变是完全可能的。可以相信，彼此之间存在同源关系。

伊朗的奈依演奏（周菁葆供图）

按黄侃先生《尔雅音训》原义，篞，训为“篞密也”。这种“触觉感应”，当发自双手持器之“触捏”感。因该器在先秦时期为竹制，故而又增加“⺮”头当作类符，以示其为竹管乐器。对“小管谓之篎（miǎo，秒）”之所谓“一目”“微也”以及“秒”，用以描述管体仅有一个指孔，此乃“视角感应”所致。关于“大管谓之簥（jiāo，交）”，训“高也”，喻其若乔木之高直、声音之高亢之义。当非指横吹或低音乐器，否则，为何谓之“簥”？并取义于“喬”义？且诸家均作“喬，高也”之训？窃以为，此乃“听觉感应”与“视觉感应”结合所致。鹰骨笛之特点是音色高亢、明亮、激越，联系其取材、取义、得名等，当具有“高、远”意义上的崇高内涵。此“簥（喬）”若同鹰鹤联系起来，自然就导出“神雕仙鹤”“高瞻远瞩”“鹏程万里”等佳句。这岂不是一种源于原始鸟图腾崇拜之类宗教观念的“心灵感应”吗？这里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喬”音与柯尔克孜族的“却奥尔”在音韵上亦存在着密切关系。从声母角度分析，在上古音系“喬”“却”二字均属“见”母，其韵母则为牙音与齿音的近关系，两个声母之间具有谐声互转的条件。若将“却奥尔”急读，便可发出“喬”音。据此可知，《尔雅·释乐》之“簥”与“却奥尔”之间，“篞”与“奈依”之间，同“贾湖乐管”之间，当存在“血缘”上的纽带关系。尽管远隔千山万水，但却一脉相承。

通过对上述器名的考证发现，它们之间所以具有诸多共性，绝非偶然，理应视之为历史上中原与西域不同文化彼此传播带来的遗传因素。当初，“贾湖乐管”文化信息的历史性遗失，直到上世纪重见天日，其间虽相隔数千年之久，但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之一，仅存世时间就长达1200～1400年左右，其天然的扩张性与流动性是客观存在的，想来不会戛然飞逝而不留些许痕迹。国学大师季羡林曾经说过：“文化有一个特点：一旦产生，它就要传播，在民族内部传播，又传到民族地区以外去，这就形成了文化交流。通过文化交流，民族间去短补长，互相调剂，互相补充，把许多民族的智慧集中在一起，又从而发扬光大，才形成了今天世界上这种五彩缤纷、绚丽夺目的文化，使全人类皆蒙受其利。”[34]在历史上，“管文化”尽管曾长久地离开了主流音乐舞台，然而却在边疆山野的某些少数民族音乐中奇迹般地存活下来，而且得到发展。前文提到的彝笛，亦当为古“管”之直系后裔——边寨民族音乐百花园中盛开的一朵奇葩！

结语

管，属于世界性乐器，乃多元文化之产物。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凡是地球上气候、土壤等条件适宜于生长苇、竹类植被的地域，以及从事狩猎、农耕、制陶的人群或民族，一般说来，大都有过采用坚硬而中空的植物茎杆或兽角、禽骨、陶土等原料，制作原始吹管乐器的经历。以往在欧洲、西亚

等地方，尽管曾发现属于远古时期遗存的用骨、苇制作的管乐器，但因损毁严重，已完全丧失演奏功能。至今为止，唯有在我国河南省舞阳地区发掘出土的贾湖骨管，尚能顺利地完成演奏。实乃我中华音乐文化超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光辉体现！

通过对世界各地吹管乐器命名的考察、研究，发现其依据与我国大不相同。在许多国家，“管”“笛”的涵义，通常多按发音方式分类命名。对簧哨类气鸣乐器，一般称之为“某某管”。如，单簧管、双簧管、大管等；对靠边棱体发音的气鸣乐器，则一律称之为“某笛”。如，骨笛、苇笛、长笛、短笛、纵笛（直笛、竖笛）或横笛等。求其规律，至少中文译名如此。

据国外媒体报道，2008年9月，在德国阿赫河谷霍勒·费尔斯洞穴发现了一根用秃鹫桡骨雕磨而成的骨管，已断为12块碎片（属于3.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经复原后的该器便不称“管”，而名为“骨笛”。同为骨质乐器，称谓如此悬殊，充分地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对待贾湖骨管的名分问题，窃以为，若称其为“筹”（开有膜孔）或“箫”（开有豁口）抑或“龠”（当为自由簧类之宗），皆与管之结构形制不合；而“笛”名在业界通行了好几十年，已被人们普遍地接受，如果考虑到今后同类乐器名称与国际接轨的趋势，即使保留其“骨笛”的习惯叫法，亦未尝不可；只不过缘于文化差异的特殊性使然，在中华传统边棱体管乐器的发展历程上，该器向来被尊为笛类吹器之宗祖；若从学术考证的科学性角度而言，它的名分以最自然的“贾湖骨管”或“舞阳古管”为佳。就此，音乐史学家周柱铨先生认为：“管，先秦文献多处都记有此器。按我国乐器历史发展的观念，直吹为管，横吹为篪与笛。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约8000～9000年前的25支‘骨笛’，如命名为‘骨管’更合理。如此，可以看到我国历史久远的吹奏乐器‘骨笛’（骨管）并没有中断。只是它的制作材料从禽骨演变成竹而已。骨笛被学者叫惯、叫熟了，如把眼界再放开点，再结合历史看，是否将‘骨笛’改成为‘骨管’好。”[35]此言甚是，与笔者所见不谋而合。

最后，愿作“打油”一首，再度确证其为远古乐器“管”无疑！藉以厘清“笛”“筹”说之偏颇，匡正所谓“骨龠”说之重大谬误。历史将见证真理！

古管

汉说古管已亡佚，今言考证难成功。
惊见贾湖骨管现，喜闻天山奈依鸣。
两器相隔近万载，血缘纽带寓其中。
有识之士齐赞颂，华夏管乐老祖宗。
鹰鹤肢骨断节通，天然端口当吹孔。
管音嘒嘒原始美，斜吹不绝远古声。

本文作者

参考文献：

[33]黄侃，《尔雅音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34]季羡林，《中华文化讲座丛书》（第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5]周柱铨，《响泉论乐》.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全文完）